

朝花夕拾

除了格伦·古尔德，还有谁敢在名声日隆时放弃舞台？又有谁敢保证自己像古尔德一样主动走出公众视线那么多年后还能让自己在乐迷心目中的热度有增无减？

斯人已去多年，琴声依旧

■ 吴孜

刚刚过去的十月长假，因为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人们将节日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在沸腾的欢乐中，有没有古典音乐迷会选择一段时间暂别欢腾的人潮，紧闭门窗、隔绝市嚣，将一个人的唱片塞进音响，在他独一无二的演绎中回味他用钢琴分享给我们的音乐魅力？

从长假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搜罗被自己散乱地放在家中各处的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的唱片。3日深夜临睡前，它们已经被我整齐地码放在我家那台我认为音效最好的音响旁。一觉醒来已是10月4日，从1955年版的《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一路听到了他与美国杰出的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合作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我想在他的琴声中感到已在天堂的钢琴家传回人间的泛音。

1982年10月4日，因突发疾病，格伦·古尔德与世长辞。就在那两周前，他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不过，这位加拿大钢琴家突然离世的新闻在刚刚万木复苏的此地激起多大的波澜，1982年，作为诞生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的上海都还没有一间像样的演出古典音乐的剧场，可见，在那时去音乐厅听一场现场是一个奢望。当然，此地的古典音乐乐迷从来没有绝迹过，但他们过于小众，还不能将古典音乐的美妙辐射开去，等到我爱

上古典音乐时，格伦·古尔德已经作古多年，于是我像许许多多古尔德的崇拜者一样，是从知道他的种种怪癖开始一点一点走近他走进他的音乐的。

古尔德有多么古怪？他拒绝钢琴，永远坐在一把看上去随时可能散架的椅子上弹琴。那把椅子呀，当古尔德的身体随旋律扭动时，它仿佛也在吱吱作响，更令初识古尔德琴艺的乐迷惊讶的是，当古尔德十指翻飞着推动作品前行时，他的嘴也在不停地翕动着。屏息静气，我们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哼唱，这难道不是音乐厅和录音室的大忌吗？然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看不见那把把摇晃晃晃的椅子，也听不到他的哼唱，我们完全被他带进正在演奏的作品的意境里——古尔德的演奏就是有着这样的魔力。

将收藏的古尔德唱片听过一遍后，我停留在两张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两张唱片，一张录制于1955年，一张录制于1981年，也就是说，录制第一个版本时，古尔德才23岁，等到他再度坐进录音棚演奏《哥德堡变奏曲》时，钢琴家已经49岁。从23岁到49岁的26年间，古尔德的人生究竟发生过什么变化？仅这两个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就能让我们听到岁月的痕迹。

手指技巧、触键感觉、力度控制以及由此呈现给乐迷所演奏作品的结构层次，是古尔德独步世界古典音乐舞台的“密码”。1981

年的古尔德正值盛年，他的演奏技巧已经炉火纯青，因为酷爱阅读，他对作品的理解能力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49岁时是钢琴家古尔德的最好年华，所以，我们听古尔德在1981年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能听到钢琴家的手指技巧、触键感觉以及力度控制都比年轻时的那一版更加深藏不露。假如说要听出这样的变化对初听者来说有些难度，那么，速度的变化也能帮助我们清晰地辨听出两个版本，1981年的那一版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有差别就有比较，乐评人莫妮妮在一篇题为《古尔德告诉我们：美学的本质就是孤独》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更喜欢他1981年的录音。相比于1955年版，古尔德放慢了速度，音色更加晶莹剔透，层次更加丰富分明，构建巴赫独有的温存与平和，却又不失变化”。我却不敢做这样的选择，因为，力排众议录制完成的1955年版《哥德堡变奏曲》之所以能获得那么骄人的销售成绩，就是因为它让人们听到和看到，一个23岁的年轻人是如何完美地驾驭巴赫的，而巴赫的音乐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是将星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道德律令（音乐织体）完美结合的杰作。唯有听懂了1955年版的《哥德堡变奏曲》，我们才能懂得出现在纪录片《格伦·古尔德：不为人知的一生》里的那些乐迷，怎么会在古尔德的塑像前伤感得不能自己。他们从古尔德还俊朗的时候就开始了追听他的现场，到古尔德于1964年

宣布只录音不登台演奏后，他们又开始追听他的唱片。脱发、不讲究穿衣打扮、演奏时向侧身坐着坐在貌似摇摇欲坠的椅子上与钢琴对话，这是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古尔德的公众形象，可是，从他年轻时就喜欢上他的我们，又怎么会在乎古尔德早衰的外貌？只要他触键时呈现的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只有古尔德能给出的音乐慰藉，他就是乐迷心中永远的钢琴王子。古尔德苦心孤诣地为普天之下心有块垒的众生营造了如母亲子宫般的音乐宫殿。

何谓母亲子宫般的音乐宫殿？1964年，不满32岁的古尔德宣称不再登台公开演奏。他说，他已经厌倦了旅行演出的生活，相对于音乐会舞台，他更喜欢“像母亲子宫一样宁静的录音室”。欣赏纪录片《格伦·古尔德：不为人知的一生》的过程中，看到古尔德在自己的录音室里弹奏钢琴时，那么放松、那么自在，那么优游不迫，那么激情飞扬，他的确像在母亲的子宫里那样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由和快乐。

除了格伦·古尔德，还有谁敢在名声日隆时放弃舞台？又有谁敢保证自己像古尔德一样主动走出公众视线那么多年后还能让自己在乐迷心目中的热度有增无减？

我庆幸老天没有赋予我成为艺术家的天赋，从而可以以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身份躲进格伦·古尔德用他的诠释为我们营造的音乐宫殿里，尽情地享受音乐带给我的愉悦。

诗情话意

■ 耿振军

中国高铁赋

神州巨龙，飙风驰作；中国高铁，纵横捭阖。自行筹谋，自行推研，自行投发，自行运营，龙腾虎跃舞动天朝气度；中国标准，中国速度，中国技术，中国印记，电闪雷鸣奏响大风长歌。

中国高铁，穿云破雾；中国速度，驰电追风。何其快哉！朝发白帝，晚至冰城。午看迪士尼乐园，夕至布达拉宫。未闻猿啼两岸，已越关山万重。长路迢迢，窗外十秒不同景；笑声盈盈，车内四季尽春风。才别崂山道士，又观南海胜景；拜完巫山神女，倏遇西湖南苏公。刚别江南秋色，又瞻塞上长城。忽叹婺源秀色可餐，又觉井冈山翠竹凌风。听刘三姐歌声悠扬，观蒙古包姿态玲珑。巴山蜀水，难忘丝路花雨；塞北江南，堪记绿野仙踪。重庆大碗茶余热未逝，武汉热干面香气又腾。

中国高铁，垂史标风；中国奇迹，揭旗扛鼎，何其伟也！引进消化吸收，科技改变生活；安全舒适便捷，服务充满人性。细检细修，信号有卫星传播；联调联试，列车靠三维调控。无砟铁轨，铺设平稳；精工作业，打磨无缝。超自我以争先，战困苦而克敌。精似诸葛作图，巧于鲁班神工；技超二郎架桥，速比土孙打洞。寻通幽之捷径，攀科技之高峰；求管径之完美，追服务之真诚。风洞实验，数据精微；外形设计，美观实用。统筹性安排，路桥之工程；精细化处理，轮轨之效应。一体化布局，打造经世坦途；人性化筹策，聆听时代脉动。

中国高铁，排山倒海；中国气势，雷霆震霆。何其雄焉！辟榛莽，驱虎狼，战蛟龙，斗飓风。天路错愕而盘旋，疾车跨谷而昂扬。雷霆万钧，北疆倏至南海；双轮千里，云壑渐成彩虹。盘山腰而越金溪，穿海底而藐龙宫。宛如蛟龙出洞，又似鲲鹏翔空。吴刚愕，嫦娥惊；共工叹，神女惊。莫言蜀道难，如今天路通。观白云之出岫，察高岳之倚峰。弓弦飞驰，蓝天上描绘画卷；铁轮撒野，浩瀚中舞动神龙。激荡大之胸襟，须臾间而淹没天地；蓄洪荒之伟力，瞬息中而抖擞威灵。

中国高铁，国家富强；中国梦想，民族复兴。何其幸也！超越梦想，跨越时空。春运之主角，时髦之出行。连四海之城镇，堪称丹青妙手；筑神州之梁桥，点缀碧野葱葱。伟志不移，逐日之夸父；痴心不改，移山之愚公。联通一带一路，织就八纵八横。大气开放，敞胸怀而尽纳；互通并连，豁眼界而共荣。人流物流信息流，流流致富；水路陆路高铁路，路路畅通。快运行，高质量，大兼容，五洲财富赖此吞吐；暖服务，超舒适，特方便，万国冠裳由其逆迎。握国际一体之枢纽，掌经济腾跃之输赢。

中国高铁，声起洪钟；中国精神，力摧寰宇。何其壮哉！逢山开路，历百折而不挠；遇水架桥，经万冻而不惧。暗河溶洞探钻头，峻岭崇山撞铁臂；高寒冻土落银锄，大漠平沙展飞翼。路基实，桥梁固，北盘江一虹飞天；隧道阔，轨道直，大胜关六跨而立。拼搏奉献，锐意进取。天华山神龙发威，旋穿千尺；大独山群峰雄战，逐通万里。名扬世界，“基建狂魔”彰彰；光照古今，“高铁精神”熠熠。“和谐”号排山倒海，意气冲天；“复兴”号犁电驱风，雄威震地。吞吐风云，润赤子之坚贞；蒸腾日月，妆高向之瑰丽。

赞曰：
朝出大漠午长沙，万里迢迢若一家。
才赏江城黄鹤影，又睹边塞喇叭花。
翻山越岭赶星月，铺轨修桥沐雨霞。
铁铸精神钢铸梦，一张名片耀中华。



徐建军摄

园林

我愿将那个“狮子回头望虎丘”的民间传说，理解成一个多情少年，向着古城东方的东方之门，向着碧波潋滟的金鸡湖，向着更加辽远的东海和太平洋，射出丘比特之箭。

心灵舒坊

■ 文文

许多人都说，生命是一种缘。我以为从珍惜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顺着缘的红线回顾，会自然而然拾起一串五彩斑斓的珍珠。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添自信。

我是1989年底从大西北到苏州，当时住在苏州钢铁厂的企业报《苏钢报》做编辑。两年后，我调到苏州日报社。一进报社，就听说报社里的几名精英，被苏高新区挖去给人挑挑去了。同一时间，还有苏州一些企业的同行，也被挑挑去了。我一边为自己庆幸，也同时为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同行祝贺。

刚进苏州，满眼新鲜，我爱跑爱看爱写。当时住在三元新村，与苏高新区一河之隔。于是，一个明月之夜，我独自到狮子山桥，瞻望河西这片热土，也回望河东的古城灯火，很有感触，当晚就写了一篇《狮子山桥夜话》的散文，2000多字，发表在《新华日报（新潮）》副刊的头版位置。随后，收入我的第一本由出版社选题组稿，不需要作者购买书号和书号并拿到可观一笔稿酬的散文集《智慧钥匙》。文中我写到狮子山的传说，写到我自己的狮子山桥对于苏州经济文化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当时人们习惯简称苏高新区为“河西新区”，那么，我就觉得桥东古城就像是苏州的今天，桥上所呈的跨越态势即是苏州的昨天，河西的高新区便是苏州的明天。桥上方有一根钢质横梁，横梁上有蓝底白字的横幅，正面是“苏州新区欢迎您”，背面是“让世界了解苏州，让苏州走向世界”。

回首望狮山

向世界”。我不禁抒情起来，我说这蓝底白字的蓝，蓝得像蓝天；我说这蓝底白字的白，白得如白云。蓝天白云间展现的，是苏州的前景，是苏州人的胸襟。

这些细节，如果单凭记忆，不会这么具体，但我占便宜了，翻书便是。

随后的岁月中，我经常到这里来。我来苏高新区主要是为游玩。这里有当时挺新潮的水上乐园。苏州是著名的水城，“人家尽枕河”嘛，但从古城跨越狮子山桥，就不再是传统的河边走河边看了，水上乐园的水是插上了科技翅膀的水，使得游客不再只是从水的倒影看“惊鸿”之美，而是自己已成惊鸿。水上不只是欸乃的桨声，还有比桨声更表情丰富的人声——自己的惊叹和欢笑声。来这里游玩的人，大都是带着自己孩子来——大人让孩子获得一时快乐，而记忆则会留给渐渐变老的大人久久开怀。

苏高新区有寒山寺和石湖，到了这里就会想张继，想范成大。张继是一个旅苏的过客，一首蜀旅的乡愁短歌，让诗韵苏州从唐代一直优雅迤邐而来，让多少后来人若有所思，一同风雅，并遥望自己若若无有的夜半客船。范成大是土著苏州人，他作了几任好官，还吟得一手好诗。他辞官归乡后就躬耕在石湖，那系列脍炙人口的“四时田园杂兴”，被钱钟书先生称赞为超越了陶渊明。后人称其为范石湖。他带着他的家乡一同走向世界。这些地方走走，见贤思齐不敢思齐，却也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景仰，多么美好神奇之地啊！

我最喜欢的还有苏高新区的树山古村。树山不止有人们喜欢的树山梨和树

山茶，更有树山这片都市里的田园，都市里的寻禅悟禅地。树山的空气是清甜的，清甜的空气会唱歌。唱什么歌？唱欢快感激之歌——苏高新区的管理层三十年来换了一任又一任，却都铭记一条铁律：绝不任在树山投资建设生产项目。树山古村之美是先天生就，也得得益于后天保护。这里早早地就在实践“两山理论”。

不止游玩，我也重操当年教书的旧业，在此地讲起课来。先是在区一中苏州外国语学校做文学讲座，随后是应一家上市公司的邀请上培训课。在讲新闻之余，还讲到我的散文写作，因为我的不少散文，都写到过这片热土。

我不觉又想起我30年前写的那篇《狮子山夜话》。写作此文时，城东的苏州工业园区尚未规划，我不知城西的苏高新区与城东的苏州工业园彼此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者，从时间上看，二者应该一定有着因果关系，我也见证了后来二者形成彼此互动、彼此促进的关系。

如果有可能，我再续写狮子山的话，我一定会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谣，来祝福苏州高新区续写辉煌。并且，我会将那个“狮子回头望虎丘”的民间传说，理解成一个多情少年，在狮子山上射出丘比特之箭，向着古城东方的东方之门，向着碧波潋滟的金鸡湖，向着更加辽远的东海和太平洋，射出丘比特之箭。

未曾运笔先有情。我想，我与这方多情人土地的情缘缘缘，像报纸上连载或者苏州评弹说书里的“未完待续”，那么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们这十年·回眸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时光不可追返，不是令人仰天长叹，束手无为，我们可以做的，是持守正念，精进自身。是心如春阳，将手中春露暖过，赠予更需要的人。



■ 安意如

李商隐的那首诗《谒山》，近来总是频繁出没于我的脑海，“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他在黄昏时观山景，陡然生出一种怅惘。人世间匆匆，寻不到系日的长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落日西沉，时间流逝。流水去，暮云生，爱恨变幻此消彼长，他凭着顽愚天真，辗转其中，奋力追逐，最终仍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想寻到麻姑买下消逝的沧海，追回曾经的热望。可是沧海桑田纵然没有消失不见，怕也被麻姑酿成了光阴之酒，凝成手中这杯浅浅的将冷的春露了。

将沧海桑田握在手中，举杯饮下，瑰丽吗？瑰丽的，可是李商隐的一生，是极不浪漫的一生。他终究没有定下心来寻仙问道，也没有机缘像白居易一样闲居洛阳，归隐于市，做一个红尘看客。他是在这世事隙隙中挣扎求生的人，那些无题，是他精心修饰过的伤痕，说不出的心事万千。

《人生若只如初见》再版的时候写这篇文章，落笔是颇为踌躇的。疫情仍在肆虐的当下，写风花雪月的文章，与我内在真实的情绪不合，该如何表达当下的感受和认知，乃至找出其中值得存留的价值，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反复思考的问题。少时曾感慨，我所见闻的历史都是过往，我所经历的生活平静无波。终于，在我人到中年时，跌跌撞撞进入到历史的当下，终于，开始感同身受地明白生活的不易和苍凉。

当我们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主动或被动负重而行的人，那种压力是清晰而鲜明的。它不是一座山，不是一粒灰，而更像是一根如鲠在喉的刺。

是一定要过得无灾无难吗？不是的。对人生无常，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应该学着接纳，这是基本功课，幸福美满也是相对而言。可是，对别人正在经历的苦痛磨难，绝不能一笑了之，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就是生活，这都是经历，也不能想当然地觉得，与我无关。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忽然想起文韬特说过：“杰出的作家不在时代之中，也不在时代之外，而在时代之上。”现在的我，对此很是认同。

疫情让很多事慢下来，当然对写作并不影响，对读书更不影响。愉悦短暂，顿悟浅薄，也太依赖于外境。读多了诗词，你会发现我们所熟知的古代诗人，都曾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千里辗转万里奔波为稻粱谋，甚至是在名利上孜孜以求的人。杜甫如是，白居易如是，李商隐如是，他们不追求慢生活，反倒曾努力攫取实现抱负的机会。真正的慢是什么呢？是挣脱开世俗观念的枷锁，超越自身的得失，是面对困境时的怡然自得，是面对生死时的从容不迫。

“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正言行如一，学以致用，心口如一，不负苍生不负君的人，千载之下屈指算来，只得一个苏轼吧。他倒是随遇而安，随时随地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将日子过得丰满风趣，可他本身就是郎艳独绝，世无其二的人，又有他弟弟苏辙一路力撑，外加赶上了北宋最好的黄金时代。他生命中所有的人，从亲人到师长，再到朋友，哪怕是政敌，几乎都在爱他，呵护他。他有什么人难及的达观和通透，也有绝无仅有的好际遇。可纵然幸运如苏子瞻，也有困居黄州的时刻，也会感慨：“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人生大抵如此，匆匆百年，辛勤耕作，乐少苦多，但同样也是恩多怨少，良善长存。读诗词，是用别人的章句，浇自己的块垒。

若问我这十余年来阅读写作的所得，我会告诉正在看这篇文章的有缘人：要学会享受孤独，接纳不安和不足，消解忧愁，随时随地准备从头来过。更要心怀希望，在任何艰难的境遇里，都不忘初心。

灾难和希望始终并存，没有人喜欢灾难，但它让人性显露的同时，让善意更璀璨，让信仰更坚固。纵然最终会沦为面目模糊的大多数，我们还是要成为彼此生命中可以回想的温柔的所在。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时光不可追返，不是令人仰天长叹，束手无为，我们可以做的，是持守正念，精进自身。是心如春阳，将手中春露暖过，赠予更需要的人。

一杯春露，终将暖